

我

迷

阮

玲

玉

(選載)

周棄子

在早期國產電影中，胡蝶與阮玲玉並享盛名，分別撐起明星、聯華兩大公司的門面。胡蝶豐容盛鬋，屬於穠艷一型。加以所演紅蓮寺等神怪片，趣味低級，投合衆好。因此，她擁有的崇拜者，在數量上實在比阮玲玉要多。阮玲玉的姿容，較胡蝶稍差，而豐韻則遠過之。至於演技方面的天才與修養，更非胡所能及。她主演的片子，內容也比較有意義。如「戀愛與義務」，即令置之二十年後的今日影壇，也應該不失第一流的地位。她的崇拜者，當然也不少。不過當時電影還不太普及，觀衆除青年學生外。以市井中最高人最多，比較趣味上傾向低級。在表面上看來，胡蝶似乎聲勢要大一點。而這批人的素質，則遠不如擁阮玲玉者之優。以學生們來說，大概小學生全愛胡，中學生擁阮胡各半，大學生則可以說是向阮玲玉一面倒。我個人從中學時代起，就已經堅決地倒向阮玲玉一邊了。

年輕人自命多情，富於幻想。向不相識的電

影明星通信，表示愛慕，恐怕不少人都有過這種可笑的舉措。可笑嗎？在今天的我看來是當然，但二十年前的我，却是當成一件最神聖的事去作的。大約連去了三封信，其內容之纏綿悱惻以至肉麻，那是不用說。好容易，回信來了。牛皮紙的信封，紅印「聯華影業公司緘」。緘字的上面，多一個墨筆的阮字。這一股喜氣，真够冲昏了頭腦。趕忙折封細看，一望而知並非親筆。核桃大的字一張八行箋，而且用的是四六句。大意是承蒙過獎，愧不敢當，今後尙希隨時指教之類的話。看過之後，當然不免有點洩氣，但畢竟蓋得有一顆「玲玉」血紅小篆的印章，這也就够飄飄然了。以後，繼續再去了幾封信，不料竟然再一次回信也沒有。

過了兩年，我浪游京滬，頗有設法拜訪阮玲玉之意。朋友說，不要自找麻煩。電影明星都是被大亨們佔有了的，你一介書生，憑什麼同她們來往。這一說，更加洩氣。不久以後，果然屢次在大小各報上，看到阮玲玉唐季珊之間糾紛的紀載，一般對阮都很不利。我甚爲不平，一口氣寫了七八封「讀者投書」，寄往各報。除時報節錄一段發表外，其餘也都是石沉大海。

廿四年三月八日，縣城各界，也照例開會紀念婦女節。散會之後，就聽見說是上海來人傳言：阮玲玉自殺了。我驚詫之餘，却打聽不到確訊。第二天中午，從上海報紙上證實了頭一天晚上的傳說。阮玲玉因婚事與唐季珊涉訟，輿論界對阮頗多責備。訴訟結果還沒有確定，但阮精神方面，已經很受刺激。一念憤慨，竟爾輕生，吞服大量安眠藥片自殺。得年只二十二歲。據發表的遺書，她之所以要自殺，是由於「人言可畏」。

她這一死，顯示出她對社會的影響力之大。報紙上的統計：停屍萬國殯儀館，前往憑悼遺容者有十萬人。隔一天，移葬於聯義山莊，跟隨往觀（也可以算是送葬）有二十多萬人。上海人固然有「一窩蜂」的風氣，報紙的數字也許不全正

確。但她這一死，在當日說來實在是一件驚人大事。謂為轟動全國，實非誇張。只要當日住在上海的人，現在一定還留有深刻的印象。

對於我，自然這是一個晴天霹靂。三月九日這一整天，失魂落魄，三餐都沒有吃。只是捧住幾張報紙，呆然出神。又隔兩天的一個晚上，以通宵之力，作了一首梅村體長詩，題目叫「玉碎行」，現在這片段的記得一些。當時的哀悼文字，有楊千里代筆奏淮河歌女馬鳳琴等的唁電；王西神的「賞玉引」七古；江黎生的「悼阮玲玉」七律四首；都是哀感頑豔，傳誦一時的佳作。

到了七月間，我因公赴上海，小住逆旅。一天早晨，忽然動念，何不到聯義山莊去上一次阮玲玉的墳呢？於是以前一種虔誠莊敬的精神，先洗了一個澡，理了一次髮。又特地到霞飛路法國人店裏，買了一束很高貴的花，（花名不懂，約六八朵，價十二元）然後向聯義山莊進發。

聯義山莊是廣東人的一座公墓，（阮玲玉南海籍）在西寶興路底。我沒有去過，是在地圖上找着的。西寶興路很長，大約有二十華里。但我事前不知道，所以我仍然是僱的黃包車。車夫拉到西寶興路口就停止了，問他聯義山莊，他說那是鄉下，不去的。另外再僱車，應者寥寥，而且索價三元。（這是當日出差汽車一小時的價錢）我以為車夫有意敲竹槓，一氣之下，步行前進。這一步行可太苦了！沿途果然都是鄉下，不惟少見房屋，連樹木也不多。七月的太陽是最毒的，曬下來，真不是味道。行人根本絕迹，偶而有一部敞蓬汽車從身邊掠過，或迎面一二男女洋

鬼子，騎着馬得得而來。看在眼裏，益加火光。平生夏天步行所吃之苦，以此次為第一。這時，我真是咬緊牙關，抱着一種唐僧取經六月過火焰山的決心，不顧一切的前進，終於望見了聯義山莊四個大金字。

不料千辛萬苦，趕到了此地，所享到的竟是一碗閉門羹。聯義山莊四圍全是鐵柵欄，中間大鐵門口，站着一位印度司關，赫然有如凶神惡煞。他看見我手捧花束，知道我是來上墳的。先用生硬的上海話，問我上那一區那一號？我當然一概不知。他說，你說不出區號，又沒有派司，那是不准進去的。我說這是公墓，並非銀行金店，何以防閑如此之嚴呢？他說你有所不知，從前本來可以隨便出入的。因為上半年葬了一個阮玲玉，常常有像你這樣的人來看她的墳。有的踐踏草地，有的攀折花木，甚至隨地便溺。把一座幽靜的墓園，糟的不成話說。所以山莊管理人員，新訂規條，凡非墓穴主人或死者親友，一概謝絕入內。如果要進去的話，你得回到福州路××號××堂去找管理員商量，拿一張派司，才可以通過。

印度仁兄這一席話，真說得我萬感交集。先我而來上阮墳者如此之多，吾道不孤，固可自慰。何以竟又有那些混蛋的人，任意糟塌墓園，連累到我得其門而不能入！事已至此，決無空回之理。唐三藏不見佛就肯回頭嗎？但印度仁兄表情蠢濁，大約不會同情我憐香惜玉的這一套。估量誠求二字是行不通的，看來利誘尚有一線希望。於是我對他說，我是遠道而來，只要進去繞一圍

，馬上就走，決不逗留破壞，務希特別通融辦理云云。一面說，一面一張十元鈔也塞進了他黑毛茸茸的手掌。這是印度仁兄的黑炭臉，忽然眉開眼笑。他說，弗要客氣，你進去至多十分鐘就要出來，否則殊多未便等語，我當然諾諾連聲，完全接受。

進門之後，我忽然發覺手上的花束，經數小時的日炙汗漬，已經黯然失色，萎然欲枯。一時聯想到我此來的目的，不免又勾起一絲哀感！

墓園內的葬地，分為甲乙丙丁四區，各自再編號。甲字號最寬闊，墳地也做得最考究，乙字號稍差，也相當排場。這兩區中，康南海寫的碑就有好幾塊，限於十分鐘之約，無暇細讀。丙字號墳地面就小了，墳地也做得不好。丁字號自然更差，大約三個塌塌米那麼一片，拜臺碑石一概俱無。阮玲玉的長眠之地，就是編列丁字一二二號。我把花束安放在墳頂上，立正，兩鞠躬，靜默約半分鐘，然後抬頭再仔細觀察一下。

墳面是水泥舖的，工程十分草率。墳前一根水泥方柱子，柱頭鑲有一片玻璃，內嵌阮玲玉照片一張，明眸皓齒，依舊嫣然。此外並無別的裝修。墳後却豎有一塊木牌，用墨筆寫上八個大字：「此墳建築，尙待計劃」，又四個小字：「唐宅謹白」。我當時對這一塊木牌，實抱甚深的反感。因為我揣想其用意之所在，大約是墳地如此草率，恐怕人家批評，故作此尙待計劃之聲明。其實這三塊塌塌米大的一片土，也計劃不出什麼建築來。欲蓋彌彰，頗為可惡。十分鐘時限已到，我只有惘然離開。於今算來已經十七個年頭，

我從沒有再到過那裏。抗戰亂，滬西一帶，迭經兵火，恐怕那水泥柱同木牌，老早就化為烏有了吧。

以後一連三天，我在上海儘量搜求阮玲玉的照片，大的小的共計得到一百多張。其中最小的是從糖菓玻璃包紙裏折下來的。最大的一張三十六吋全身放大照，則係向雪懷照相館買得。當時集了一首絕句寫在上面：「斗大明星爛無數，（龔定盦）家中我獨不勝寒。（金聖歎）長身玉立分明在；（郭傾伽）半為昏睡未忍看！（黃則仲）」句意渾成，而且也頗能道出當時心境。固然不免是少年無賴，但是那一份才調，如今也老早沒有了。

二十五年夏，我將往西安，先期到漢口小住。一日偶與正義報主筆管雪齋兄，談及阮玲玉之死。我當然把作詩上墳那些事，自我宣傳一番。特別強調一天沒有吃飯這一點，以見情有獨鍾。雪齋笑說：「你這一天不吃飯算什麼？還有人三天不吸鴉片煙呢。」原來大漢報有一位編輯朱鈍庚君，也是阮玲玉迷。他聽到阮的死訊，簡直痛不欲生，臥床不起，連二十年老癮鴉片煙，也停止吸食三天。我聽雪齋一說，大為驚佩，馬上拉他同訪朱君。相見之下，雪齋說明原委，朱君立刻就哭了起來。其迷阮程度之深，我實在自愧不如。於是，我表示願意把所有的阮玲玉照片，全部送給朱君。朱君立刻雙膝下跪，頓首拜謝。當時雪齋在旁，見此情景，也大為感動的說：「有你們二位，阮玲玉可謂不死矣。」

從那時候起，我完全失去了對電影的興趣，

偶而進一次電影院，都是陪客。近七年來，索性連客也懶得陪了。距離現在最近的一次是三十四年在貴陽看的，片名風火島。以後復員南京，撤退廣州，來到臺灣，從沒有看過一次電影。自己

覺得很自然，毫不勉強，朋友們則多目為怪人。至於我也曾經是影迷過，就現在在臺灣的朋友知道得更少了。

（錄自四十一年八月未埋庵短書）

編後記

編者

△本期出刊適當三·二九青年節，我們除請海外學人吳化鵬先生寫「碧血黃花談趙聲」外，另刊出于右任先生遺作「黃花岡之憶」以及梅喬林先生「黃花之役 國父行踪」，以饜讀者。

△寫人物傳記，必需取材詳博，文筆動人，尤要者，在對材料之組織處理，對人物性格之掌握，以及細微事件的分析，使過去的歷史既能映躍眼前，又不失真實。故治史者難，寫傳記者尤難。名作家章君毅先生的作品風靡讀者，歷久不衰。憑他處理題材豐富的經驗，突出的表現技巧，為本刊所撰「一代英雄——袁世凱傳」，自元月號連載以來，極受讀者歡迎，章先生不但把袁世凱其人，描聲繪影，使其活躍於讀者之前，彷彿目睹，並能將每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，交代清楚，近兩月來紛紛接得讀者來函推讚備至，足徵為不可多得之佳構。

△描述八年抗戰史事的文章不少，但是感人的作品則不多見。葉輝貞女士「山城之戀」可算是非常突出的一篇，全文所表現的是一股熱愛祖國的純情，每一鏡頭，每一感觸，都是血淚所凝成，都是黃帝子孫心底共同的呼聲，讀了這篇文章，使人重溫二十多年前的舊夢，是最足珍真的回憶。

△在升學主義、惡性補習猖獗的此時此地，教育的方針，教育的制度以及種種相關的問題，都是社會人士最關心的，許多專家學者，曾在雜誌、報紙、電視、廣播上論辯過。張振玉先生為本誌所寫的「又談讀書」用幽默諷喻的筆調，寫讀書的問題，實際也就是教育上根本的問題，張先生不會板起臉孔來說教。但在字裏行間隱然顯現出了不少的哲理，值得細讀，值得思考，更值得讀書人反省。

△本期編校完竣付印時始收到勞幹先生「關中雜憶」及鈕先銘先生「還俗記」續稿，迫不得已延至下期刊出，敬希讀者鑒諒。